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生成机理及实现路径*

马丹聃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的关键概念。在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的基础上,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深刻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本质,并诠释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生成机理的构件组成,即合法性、真理性、审美性、需要性。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言之有据”,则需从建构内容本体、赋魅教育主体、创新叙事介体和嵌入仪式环体 4 个方面,力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言之有“理”有深度、言之有“立”有支点、言之有“力”有实效和言之有“利”有保证。

关键词:权威;合法性;话语;话语权威;话语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5-0136-10

权威是表征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概念,是兼具正当性和认同性的一种合法影响力。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中介,培育与强化社会成员对其话语正当性的信仰,即建构话语权威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应其所是”。在这一意义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及功能,关注并诠释其话语权威生成机理,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实现路径,成为提升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的重要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及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的界定、本质的剖析和功能的探究,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核心问题。

(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

“权威”作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被广泛运用,并经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阐发和论证逐步完善。政治学认为,权威是权力与威望的结合,指称以认同和服从为基础的合法影响力,它以“服从为前提,以组织为基础,以强制为特征,是一种意志由一个主体贯彻到另一个主体的行为”^[1]。社会学将权威诠释

* 收稿日期:2023-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19VSZ073)“提升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效果研究”

作者简介:马丹聃(1995—),女,湖北恩施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马丹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生成机理及实现路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136-145.

为:一种意志的服从关系,即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积极或消极地接受与认同,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2]。马克思主义指出,权威作为“一定的权威”^[3]和“一定的服从”^[3]辩证统一的社会现象,不仅映照了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彼此的权威关系,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4],即着眼于社会生产方式,剖析、阐明了权威概念。学科领域的内涵限定揭示了暴力强权让位于真理与价值这一客观历史趋势,也印证了权威由强制性权威向非强制性权威的转变,而向非强制性权威的转型,则依赖于话语传递真理与价值来实现^[5]。

话语是传递知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表征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6],也“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6],为“社会实体”主观思想表达和现实活动实践,提供了交流、交往的工具和途径。话语权威生成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体”,通过借用语言(language)符号,以科学合理、逻辑完备的话语体系,在传递话语(discourse)所包含意识形态、真理知识、价值理念过程中,取得社会客体的认同、服从与信仰。“对权威的信仰首先是教育的唯一来源和教育的实质”^[7],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实体”巩固话语权威的常用手段。因此在话语权威生成过程中,“社会实体”的意识形态、真理知识、价值理念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得以显现,社会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与服从,等同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认同与服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由此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是教育者(权威主体)凭借话语内容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获得受教育者(权威客体)认可的意志服从关系,既包含建立于社会物质基础的权威主客体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又表征为权威客体一方对权威主体一方的意志服从的鲜明政治性。概言之,话语权威实践、话语权威者、话语权威对象及话语权威关系,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生结构。

(二)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本质

1. 本体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是客观的社会现象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产生和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社会经济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产生的物质基础。权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其表现形态与生产力发展构成历时性发展逻辑。由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8]上的棍棒权威、土地权威,到“物的依赖性为基础”^[8]的资本权威,再发展为“个人全面发展”^[9]¹⁷¹上自由个性的权威,确证了权威生成基础的客观性。加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阶级社会发展产物,话语形式也实现了由传统的“教化”到现代社会“互动”的历时转变,由此证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产生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形成的客观条件。需要客观存在于社会发展中,“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0]⁵¹⁴。而随着人类交往关系的日益紧密,个体需要的异质性加剧个体之间的思想冲突,亟待构建集体规范,呼唤并催生思想政治教育来发挥作用。同时这种本能需要的客观积聚,也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形成的客观性特质。

2. 认识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合法性的内生确证。话语内容的理论完备性和逻辑正当性,由此勾勒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之路。第一,话语内容的理论完备性,确证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宏大真理的科学性、深刻彻底的实践性以及解释现实的知识性,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理论完备性。作为“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11],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在承担传递主流价值理念精神性活动中,以系统性的话语形塑受教育者认知体系和行为模式。内容的合法性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立场和内容界限,也确定了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产和内容传递中树立起话语权威的合法特性。第二,话语内容的逻辑正当性,确证了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威的合法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国家在巩固政权、获取社会成员认同中,需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加以实现。而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建构原则,秉持以人民利益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因此话语内容“生产起点”的正当性,确立了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中树立话语权威的合法先赋性优势。

3. 实践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是一种普遍联系的交往形式

人与人的双向互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实践内容。社会交往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12]151},同时由于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不对等性,马克思认为“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2]152}。此处的“所制约”表现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12]178}话语体系的统摄性与强制性,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为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至上权威性,依托烙有统治阶级意志的话语体系去形塑社会成员主体认知,以实现自身的话语权威。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意识统一的实践力量,实现了二者借助对话交往建立认同与被认同,这种双方互动交流的实践活动,也共同生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三)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功能

1. 意志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意志整合功能是指依托话语符号系统规范社会成员意志,通过话语形式逻辑将某一特定意识抽象为普遍意识的规范作用。物质生产力在促使个体力量增长的同时,个体力量的异质性要求,即分散的个体意志在类生活中逐渐凸显,而“当人们要追求某一目标而因意志分散遭到破坏时,人们便产生了对权威的强烈要求,人们宁愿服从于权威而使意志集中以期达到目标”^[13]。为实现这一目标,“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则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符号,作用于社会成员的意志并整合为普遍共识,以建构起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具体来说,一方面,权威主体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符号将个体特定意识抽象为普遍意识,以实体化形式进而外化为权力运行体系,从而在普遍统摄特殊原则中实现对个体异质性的压制权威。另一方面,权威主体进一步在普遍统摄特殊的价值原则下,借助表征权威主体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施加于权威客体的思想和行动,以整合多种话语思想实现对权威客体的意志规范,最终达到提升权威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整合目的。

2. 价值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价值引导功能是指话语作为表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样态,通过建构类生活价值秩序,实现对现实的人价值研判和价值调节的引导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种肩负使命的语言,在直面、回应现实问题不断“建构自身的理论范式和价值追求”^[14]中,引领现实的人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价值引导,最终建立在全社会的话语引导权威。一方面,权威主体在价值立场上观照个体差异性,生成研判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的价值话语规范并进行规训,形成压制性的话语力量。另一方面,权威主体凭借话语优势,建立现实的人价值实践秩序,必要时刻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12]180},即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对个体行为进行价值调节,发挥价值引导功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生成机理

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外在认同首先取决于对其生成机理的认同。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外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合法性,内生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真理创建,依托于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本身的审美属性,并生成于教育者“需要”和受教育者“被需要”的话语诉求过程中。

(一) 首要来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合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首要来源。思想政治教育若想“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15],合法性蕴含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程度,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所含“法理”与“事理”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范畴。从内在建构而言,正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取话语权威的“法理”所在;从外在表征而言,行为立场的认知把握,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事理”基础,此两者共同串联起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正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合乎现实而立的本质所在,也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法理”。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人的社会化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正当性元素,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获取合法权威提供了法理来源。第一,合乎人的社会化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正当性的表现之一。哲学将现实的人定义为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者,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决定了“社会化”是实现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的必要方式,交往合作则成为完成转变的首要前提。同时基于合作而聚拢的社会群体,“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16],而实现这一体系建构,加速完成现实的人的“社会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工具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依托话语介质在解决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的应然要求与现实社会的实然矛盾中,赢得社会群体对“共同的价值体系”正当性认知,并在群体的“社会化”认知过程中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第二,合乎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正当性的表现之二。“就任何社会发展而言,必须相应地制定规范和法律来全面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17]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首要目标。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整合思想、价值定向的能动作用,并逐渐衍生为社会巩固政权、论证统治合法性的常用工具。从历时性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是世界各国开展核心价值观塑造的长久趋势;从共时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定向功能,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被掌握的“物质力量”,依托话语体系将社会“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8]3},成为任何社会中增强社会群体价值共识的正当手段。

另一方面,行为立场把握是思想政治教育获取合法性的“事理”基础。人民性、革命性的基本立场,共同诠释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成的合法性来源。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立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2]418}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内含教化人民阶级意志的社会功能,但服务的阶级利益和追求社会理想却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民群众的阶级立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9]185}的最终目的,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获得奠定了群众基础。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立场。思想上“形成无产阶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含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帮助“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8]431}中,从思想维度生产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实践上“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终点。将“批判的武器”真正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必须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唤醒阶级意识,以此整合凝聚人的社会认同。由认知认同到具体实践,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让思想政治教育获得合法性与话语权威力量。

(二) 内生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真理”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真理性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内生力量。话语内容的真理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认同程度,也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是否长久存在的核心变量。真理在认识论中被定义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20],表征为规律、科学形

式的理论形态,即“循道”;实践论中真理解释为“不过是通过某种(民主或强制的)方式,使某种‘意见’(即言说方式)变得像真理或被承认为真理”^[21],侧重于理论的说理过程,即“铸理”。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真理性的真理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循道”的理论权威和“铸理”的道理权威。

一方面,“循道”的理论权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在遵循客观规律中,自身呈现的合理程度和正确程度。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真理性的真理性,源于其理论内容的完备性和彻底性。从哲学角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内容提供了审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总体视野,并确立了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引和实践指导,其中理论话语内容显现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权威;从科学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内容论述了现存社会的总体规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其中理论话语内容表现为阐释性权威。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人人平等自由作为目标导向,为无产阶级构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理论武器,其中理论话语内容生成为社会行为的认同性权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现实指导性、科学阐释性和广泛认同性,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真理之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理论权威也由此获得。

另一方面,“铸理”的道理权威意指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过程中,以说理形式确证理论内容的事实性、真实性而表征的现实客观性。道理内容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验证或者反思思想”的实证维度,是对理论内容蕴含之“道”抽丝剥茧的论证过程。将“道”以“理”的形式呈现给受教育者,以事实性论据融入和事实性内容确证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讲述接入底气、注入生气,以确保说理、论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时有“根”有“据”。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中含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思想,这是“道”;教育者从每个人最熟悉商品实体开始,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这是“理”。由彼岸原理到此岸事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在说理过程中越辩越明,越思越透,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也在说理、验证中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现实道理权威也因之树立。

(三)关键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构造的“审美”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审美属性是确立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关键环节。动物只能按照所属“种的尺度”进行生命活动,而人不仅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9]16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成果,“种的尺度”和“固有尺度”也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生成之中,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57}。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美的本性,即内容美、形式美和人格美。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美。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是源于客观历史的科学概括,折射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理论体系,其倡导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不是教育者的主观意志表达,而是揭示真实、呈现本真,能正确反映社会价值期待并内生为指导受教育者实践活动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是各要素的和谐统一,具体表现为坚持“先进性内容与广泛性内容相结合、政治性内容与生活性内容相融合、民族性内容与世界性内容相关联、科学性内容与人文性内容相匹配”^[22]。话语内容要素的完整性、协同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美的表征形式,其表征的崇高理论意义,也间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形成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美是指话语的表现形式借助审美实践的“物化”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愉悦感。形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框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流畅性和优美度能使受教育者在接受话语内容的同时,获得美的体验,并以美的体验引起情感共鸣,从而坚定信念并将其践行于现实生活,行动的落实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认可服从,亦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自愿服从。如通过电影、微视频等艺术形式讲述中国制度优势时,以视听愉悦之美的话语符号将中国事

迹呈现给受教育者,并超越话语表征内容的情感体认,实现思想升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美是先将受教育者注意力集中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上,并通过话语的内容美对受教育者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吸引力。由此形式美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效用程度,提供了优美表现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的人格美。“一个事物具否美的性质,关键在于人能否实现其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23],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审美属性的展现和发展,极大取决于教育者美好人格的完善程度,即仪态风度和道德情操。其一,仪态风度表现为教育者衣着打扮等静态美和体态、表情等动态美的统一。得体的衣着、适宜的体态可为受教育者提供赏心悦目的审美愉悦,其中教育者在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浸润受教育者思想中,激发受教育者求真、向善欲望并逐渐获得其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对教育者认可本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认可。其二,道德情操高低与否决定教育者思想深度和价值高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人格美不仅要美在外表,还应美在内里,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教育者唯有达到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有生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方可获得底气。

(四) 动力源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话语诉求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在需要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动力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教育”与“接受”的互动过程,其中教育者“需要”和受教育者“被需要”构成的辩证关系,呼唤某一话语权威力量以满足双方话语意图,维持个体间共存状态。具体而言,教育者“话语需要”和受教育者“话语被需要”,共同促发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客观生成。

一方面,教育者“话语需要”催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人类社会化进程中,对需要的异质性要求引发了个体间的思想碰撞,现实境况下亟需群体规范的构建以有效维护社会和谐与秩序。这种本能需要的积聚,促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同时由于需要是人的本性,且“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0]286}。而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教育者的“话语”属性,即萌发了对表征统治阶级意志的“话语需要”。教育者的“话语需要”既表现为对社会思潮的有效整合和价值引领,又显示为对受教育者的心理疏导和人格塑造,以及对社会舆情的准确把握等。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满足与实现教育者诸如此类的“话语需要”,离不开某一权威话语的统领作用,由此便促生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话语被需要”催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话语被需要”主要是指受教育者在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层面对某种话语的需求,即相较于受教育者,话语呈现为一种“被需要”状态。其一,受教育者自然需要的满足,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人与动物自然属性的区别在于:“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9]16}。人的自然属性因生产力发展,不断被注入社会文化因素而逐步提升,从而成为最高级别的自然属性。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引导受教育者正确看待自身物质需要,促使其摒弃落后的自然属性并提升个体自然属性,从而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自然属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肯定自然属性到否定落后的自然属性,再至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中,话语权威地位也由此生成。其二,受教育者社会需要的满足,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的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其中建立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塑造完善道德人格和个性品格的社会化要求,都需依托某一正确话语对个体思想和行为加以教育、评价和指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个体社会需要的科学导向作用,促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动认同,也萌发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主观期待。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言之有“据”的实现路径

话语权威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的重要方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可从建构话语内容深度、赋能教育主体魅力、创新话语叙事范式和嵌入话语仪式4个方面着手,力求做到言之有“据”。

(一)建构话语权威内容本体,做到言之有“理”

立足合法性、现实性和引领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容,使其言之有“理”有深度。

首先,在思想高度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魄”,创制话语内容的思想合法性。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4]即概念术语内在规定着话语生产的脉络走向和演绎论证方向。同样构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思想深度,要以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为基础,以“人的本质”为核心范畴,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意义合法性,并凸显“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族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提供合法性内容供给。

其次,在历史跨度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要立足“中国实践”,突出话语内容的生产现实性。话语转化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作为实践性的话语系统,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建构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经验,以事实基础阐明事实真理,即生产“解释世界”的话语权威内容;另一方面基于有效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要建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真理话语,以有效指导个人行为的实践性拓展,即再生产“改造世界”的话语权威内容。实现“生产和再生产”话语生产有机统一,以为受教育者达到主客观统一并自觉信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提供话语工具。

最后,在时代广度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要因时而进,激发话语内容的时代引领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有效发挥其自身的合法性功能,就必须根据时代变迁,推进自身的转型与合理建构”^[25],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保持既有话语理论框架解释力的基础上,聚焦新时期中国突出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中汲取新的理论创新点和话语生长点。通过吸纳“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新概念和新命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命力,拓展话语内容的时代张力,以形成话语内容优势,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二)赋能话语权威教育主体,做到言之有“立”

以人格、理论和情感之魅赋予教育主体话语,使其话语权威形象言之有“立”有支点。

首先,塑造人格魅力,开辟魅力之路。人格魅力意指由个人性格、品行、气质等呈现的一种感召力和影响力。教育主体借助话语在交流中所散发的震撼、感染之情,引发教育对象心理上的敬佩、信服,进而促成行为上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示范。“师者,人之模范也。”^[26]人格魅力利于提升教育主体话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为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仅需以德立身,在慎独自律中涵育自身道德情操,提高道德修养。还应以德立学,成为道德示范者,在强化道德底线意识、遵守教师职业规范中,依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导教育对象求真、向善。

其次,厚植理论魅力,夯实魅力之基。理论魅力是指由个人对真理掌握彻底性而表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它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扎实的理论学识是“做好老师”^[27]的根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仅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格阐释者,立于整体视角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真学真懂中提升学术认知力和阐释力,还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优秀立言者,以最新理论成果解读与社会

实际紧密联系的重大问题,在真信真用中提升学术洞察力和穿透力,“提升话语主体综合素质和话语博弈技艺”^[28]。而以理论学识生成的理论魅力,不仅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掌握主流话语本质和规律,进而施加于教育对象的话语意志也更容易被认可和服从。教育主体话语威信的确立,也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地位。

最后,增强情感魅力,搭建魅力之桥。“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9]因此,情感魅力体现为教育主体真理追求和情感体验融为一体的亲和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情感魅力,首先在于教育主体情怀要深。教育主体要树立崇高的职业情怀,以饱满热情的话语身体力行地传道、信道,并依托情感的传导性、交互性,引导教育对象“亲其师”也“信其道”,即在认可教育主体的话语情感魅力基础上,信服教育主体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而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情感魅力,还在于教育主体的话语沟通要情理交融,将深刻的说理和动人的情感相融合,由情入理,以理驭情,实现情感魅力向话语魅力的转换,话语魅力进而上升为话语影响力,即生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三) 创新话语叙事范式介体,做到言之有“力”

聚焦叙事视角、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叙事范式,使其话语表达“言之有力”有实效。

首先,叙事视角立体化。以根植历史的叙事、贴近现实的叙事、面向未来的叙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统合性力量,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优势地位的形成。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要坚持传统的历史叙事视角,即以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为特质的宏大叙事,塑造受教育者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以促成个体对叙事内容形成整体的历史共识,又要应时拓展现实叙事视角,以反映中国社会的中国话语,培育受教育者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自信精神,还要铸就未来叙事视角,以新概念如“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追求展开未来叙事图景,在价值共通性上构筑普遍的话语共识,从而巩固其主流话语权威。

其次,叙事逻辑严谨化。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叙事逻辑,一是话语叙事逻辑要立足“现实的人”的获得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学科属性,决定其话语叙事要立足人的主体性,依托主流话语教育引导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活动中,以利益诉求满足为价值旨向。而“现实的人”获得感增强,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赢得了彻底的认同和支持。二是话语叙事逻辑要着眼“现实问题”的解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0],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专业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自身的实践特质决定了要以教育实践的立场构建话语叙事,即以问题为导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增强其理论表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通俗性,使之转化为个体所认可、接受乃至使用的话语,以认同的广泛性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优势,从而巩固话语权威。

最后,叙事方式多元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衍生的意义叙事体系已然构成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内在张力的两种语义系统”^[5],即工具话语和价值话语。工具话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目标实现的现实效用,以结果为导向;价值话语是指话语内容是否满足各主体需要,以目的为导向。由此依据话语效用不同,并结合受教育者话语接受水平差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叙事可通过采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人本话语、精英话语、平民话语等多元叙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升不同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形成话语认同“合力”,赢得话语权威地位。

(四) 嵌入话语权威仪式环体,做到言之有“利”

着眼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观念认同嵌入仪式环体,使其话语认同熏陶言之有“利”有保证。

首先,在仪式时空建构中强化身份认同。仪式是历史与传统延续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古代的宗教祭

祀还是当今政治生活的就职宣誓,“无形”的权威都借由仪式以“有形”状态表征呈现,并于特定场景中唤醒、强化受众认同记忆并建构起身份认同。具体到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上,一是通过时间的确证,将仪式连接过往历史记忆并将其具象化呈现于当下时间节点,帮助受众通过回忆过去的历史记忆,实现虚拟身体在场和情感沉浸的仪式,在强化身份认同基础上进而坚定信仰。信仰是统摄话语权威的最高形态,信仰在场实现了话语权威的他者确立,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认同。二是通过空间的确证,依托具体的地点将受众置于历史事实场景重演中,受众以实践体验“触摸”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熏染,萌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遵循感,并利用仪式空间传达的庄严感、敬畏感,生发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自觉、自愿的认可和尊崇,进而在个体心中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其次,在仪式符号彰显中提升情感认同。符号是仪式必不可少的要素,它的象征性能“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3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仪式符号的引导功能,以符号表征的声音、图像、雕塑等架构仪式情境,在情境中反复向受众传播仪式符号背后表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促使受众在仪式中进行认知和情感的互动,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在仪式中被唤醒,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也被深刻嵌入受众情感基因之中,由此个体的情感认同在仪式符号彰显中得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也在仪式中得到建构、延续、强化。

最后,在仪式操演中促进观念认同。“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32]因此在仪式操演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若要通过仪式对受众施以浸润而得到宣扬,则需借助语言表达、服装设计、场景设置等活动操演因素,对受众视觉、听觉和心理产生震撼冲击,渐次增加受众的情感流露和话语感召。同时,参与仪式的受众由于被剥离了异质性的社会群体身份,个人意识在仪式中被聚合,通过重复性和持续性的仪式操演,帮助受众在精神层面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观念认同,并不断强化其主观共识,凝聚成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信仰优势,从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参考文献:

- [1]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28-229.
- [2] D·P·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M].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7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6.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
- [5] 马云志,付静伟.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J]. 思想教育研究,2022(7):34-40.
- [6]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
- [7]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80.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李景鹏. 权力政治学[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194.
- [14] 杨月霞,吴琼. 传播学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14-117.
- [15]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 郭官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4.
- [16]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36.
- [17]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M]. 张华青,何俊杰,孙嘉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72.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列宁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8.
- [21] 章国锋.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J]. 社会科学,2006(2):186-192.
- [22] 熊建生.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54-264.
- [23] 檀传宝. 德育美学观(增订版)[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1.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25] 唐爱军. 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64-165.
- [26] 法言(今注今译附导读)[M]. 王万洪,赵瑶杰,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21:9.
- [27]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 [28] 郑元景、周亚辉.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机理与提升路径[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07-115.
- [29] 列宁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7.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 [31]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21.
- [32] 保罗·唐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6.

Discourse Author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MA Dand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crucial concept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Based on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such discourse authority from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It also interprets the components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uthority, namely legitimacy, truthfulness, aesthetics, and necessity. To support the “evidence-based”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uthor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four aspects: constructing the content ontology, enhancing the charm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 innovating the narrative carrier, and embedding the ritual context. The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uthority has “reason” with depth, “standing” with a fulcrum, “power” with practical results, and “benefit” with guarantees.

Keywords: authority; legitimacy; discourse; discourse authority; discourse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邓龙奎)